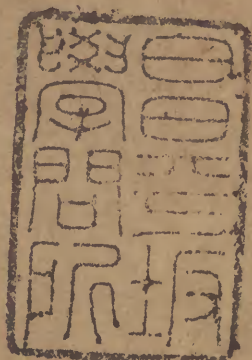


# 臣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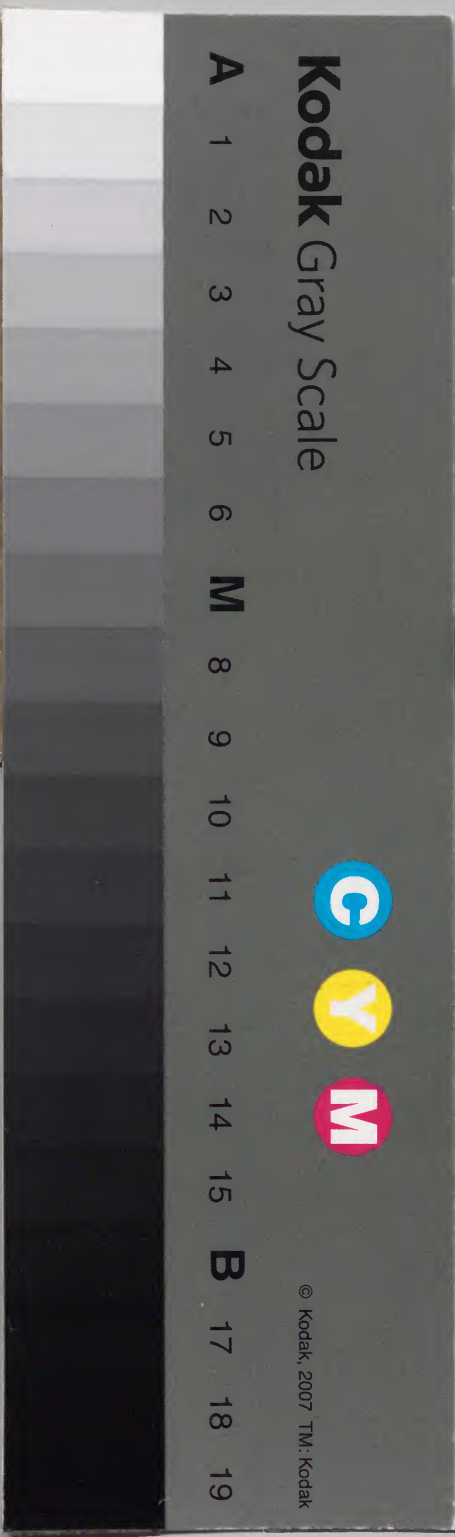
十五十六



漢書門類			
二	八	八	五
九	二	函	號
一	〇	九	冊

內閣文庫			
二	八	八	五
九	二	函	號
一	〇	九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85
冊數	10 ( 8 )
函號	299 141







皇極經世一

臣等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

聖訓

卷之五

聖訓

臣等竊惟聖訓之旨至深至廣其於治世之功至大至遠

臣等竊惟聖訓之旨至深至廣其於治世之功至大至遠

臣等竊惟聖訓之旨至深至廣其於治世之功至大至遠





臣鑒錄卷十五

淺草文庫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懲部第一

欺君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二則

事實

漢丁公爲項羽將追漢王彭城西短兵相接王急謂丁公曰  
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帝以狗  
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爲人



臣無效丁公也季布亦爲項王將數窘辱帝以朱家言得赦拜郎中夫丁公以二心邀福而得禍季布以委身亾敵而得官造物之不測如此人臣自盡其義而已  
何進欲借兵誅宦官遂詔董卓將兵向京師卓恣意廢立山東合兵討之卓劫帝遷都燒宗廟發陵塚以帳士呂布勇悍誓爲父子衆莫敢犯王允乃結布爲內應乘入朝伏戟斬之暴屍於市卓素肥吏爲火炷置臍中光達曙者累日百姓歌舞於道

梁武帝將受禪有其志而未發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

承其運梁武曰吾方思之約對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之行遂篡位後約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請道士奏言禪代不由己竟舌爛而死

秦符堅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我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堅敗於淮南歸長安萇奔渭北西州豪族咸推萇爲盟主遂距堅而殺之後萇如長安輿疾而進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



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每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遂死

北魏

爾朱榮迎莊帝於河橋武衛將軍費穆言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卽遣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後榮爲莊帝所誅元顥入京引費穆殺之

唐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太子廷臣多以不從坐罪慶之復固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

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

明皇以安祿山寇叛倉卒幸蜀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垪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房瑄衆言其可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已而房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留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瑄爲相而均垪竟降賊爲賊相後復西京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斬達奚珣等十



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垼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垼無面目見說地下上皇曰垼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李林甫欲壅塞人主視聽召諫官謂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

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使

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子積據軍請留後委河朔兩鎮攻之得邢洛磁三州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必變矣上曰郭誼積謀主也必梟劉積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收積宗族盡殺之函積首降上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積驂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及勢孤力屈又賣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然郭誼至京師皆斬之



僖宗委田令孜以政事除官不復關白劾之者皆賜死拜之者皆擢官藩鎮李克用力請誅之乃削令孜爵流瑞州爲蜀王建所殺後楊復恭以援立功橫甚昭宗黜之遂與姪楊守亮反李茂貞討誅之劉季述等復縱引兵突入宣化門立太子裕奉昭宗爲太上皇指揮孫德昭討之又伏誅唐代內侍以掌兵肆志至是皆以外兵誅之此天道之好還也後韓全誨等復陳兵殿前劫遷車駕竟爲朱全忠所迫收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尋又以宦官典兵預取禍終不已於是悉罷內司以兵驅第伍可範已下數百人

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所在捕誅止留黃衣幼弱三十人以備灑掃此事與漢末同使爲內侍者早知檢飭國安身榮長爲太平近臣顧不美哉宋朝以平章制內侍故無赫赫之奸因有容容之福獨童貫一人稱兵致位太師旋被覆滅合而觀之其亦可自飭矣

**宋**章惇欺君悞國欽宗時檀州北斯村中雷電大震二男一婦及小兒俱擊死男婦皆有朱字不可識獨小兒朱篆云賊臣章惇後身乃帝北狩親見者此欺君之報也秦檜秉軸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



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忌諱率噤而不發晚年  
殘忌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  
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靜江有秦城  
驛知府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秩沈長卿  
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鄰人所告  
編置化州至於開門受賄富敵王家外國珍奇死猶踵闕  
真欺君之尤哉

秦檜密許金和議岳武穆公飛一意恢復檜恨之矯詔逮  
飛下獄欲殺未果偶於東牕下沈吟其妻王氏問之檜告

其故妻曰擒虎易放虎難檜意遂決書片紙付獄中俄報  
飛死次日殺岳雲張憲於市後檜挈家遊西湖忽見巨人  
厲聲曰汝欺君悞國賊害忠良罪應萬段未幾疽發背死  
子燿尋殞有方士入冥見檜備受諸苦檜呼方士曰傳語  
夫人東牕事發矣

羅汝楫登政和二年進士監登聞鼓院歷官監察御史諂  
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論岳飛  
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  
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



之甫再拜遽死於神像前

賈似道以去要君度宗呼為師相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

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

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

古罪人

元

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

木兒者言於帝曰天下事宜委宰相決之若躬自聽斷必

負惡名寧宗然之後皆以弄權獲罪

明

景泰時廣西土官黃瓖庶出也殺其嫡弟黃瑠謀襲爵事

發下獄當死乃遣人赴京上疏請易太子上從之憲廟就

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瓖復職及上皇復位瓖飲藥死斲

棺鞭屍子政等皆伏誅

劉瑾掌司禮監天下章奏悉付剖斷府部等官稟事填門

科道部屬皆行跪禮大小官出差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

瑾宅以為常惟自奏本章則送內閣票旨必極其褒美又

常捏旨屢興大獄逮治言官勅各處太監干預刑名以大

學士謝遷為朋黨頒示天下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張永

等因疏其大罪十七事謂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



武宗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武宗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出門卽執之入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處死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家屬悉誅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兩蟒衣袞袍金龍盛甲玉印皆具珍寶不勝其數

嚴嵩爲相專政誤國楊忠烈公繼盛疏其十罪畧曰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

上行政之善卽令子世蕃傳言於人功歸於己是掩君美也嵩擬旨皆子世蕃義子趙文華主擬是縱奸子也令孫嚴劾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革嵩受三千金威逼兵部薦爲大將是黨悖逆也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部選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



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卽與廠衛納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賊之瓜葛奸三科道初選非通賄門下者不得預行取之列故科道諸臣寧忍負皇上不敢忤權臣是皇上之耳目皆嵩賊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才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賊之腹心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

罪或召見二王使之面陳重則置典刑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卽訊論決後御史鄒應龍劾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不法上令嵩致仕將世蕃卽訊坐烟瘴充軍鵠龍文等戍邊年錮於獄  
天啓時魏忠賢亂政崇禎改元羣臣屢疏魏忠賢客氏崔呈秀三人罪惡滔天發部會訊議得忠賢藉客氏以窺禁闈客氏藉忠賢以威外廷謀合連環奸同狼狽口傳聖旨手握兵符緹騎四出海宇驛騷鉗網橫加忠良駢首寶玉



大弓盜歸私室銅符鐵券盡付傭奴甚至矯革貴嬪逼死  
 賢妃搖動中宮其罪已不勝誅矣乃若名位過於尚父祠  
 堂逼於素王忠賢之無將也冊號雖曰奉聖擅寵幾於耦  
 尊容氏之無等也借操練之名乘釁禍於肘腋假整飭之  
 說擁重兵於要津蓄養死士陳兵自衛此其包藏尤為叵  
 測昔趙高煽禍不聞倚長舌之奸王莽恃恩未見假刑餘  
 之慘此二犯者合引謀大逆律凌遲處死崔呈秀人類鴟  
 鶚衣冠狗彘誰無母子而金緋蟒玉忍不奔喪自有親父  
 而婢媵奴顏比同乾子人知呈秀之穢惡醜行見忠賢而

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益張也虎噬實  
 云盈貫雉經猶未伏辜相應比照交結近侍官員律斬旨  
 下魏忠賢於河間戮屍凌遲崔呈秀於薊州斬首客氏亦  
 斬首示衆

格言

末世之弊有上宣德意如省刑薄斂之類下則乘詔書之未  
 至豫定重辟以傷人命豫征錢糧以飽私橐及赦書至罪已  
 審實糧已徵完縱朝廷有膏澤亦紙上之虛文耳噫違逆上  
 命現世或逃法網正不知轉盼到頭亦能違逆冥命否乎



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馳不過須臾轉盼之間盡就誅戮縣首於街暴屍于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百口同殃九族俱赤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如魚筮釜中為活幾何然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貪半晌之得意為萬世之元兇取慘禍於目前受業報於永劫良可哀矣

臣鑒錄卷十五

懲部第二

悞國

事實一十六條  
格言四則

事實

秦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在焉宦官趙高欲矯詔立之乃見丞相李斯道意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相而君侯歸故里明矣胡亥慈仁君侯審計定之則富貴永保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而為書賜扶蘇及蒙恬責其罪皆自



殺已而胡亥酷虐慘刻斯不敢諫復阿其意說之竟爲趙  
高所誣下獄腰斬咸陽市顧謂子曰今欲與爾牽黃犬出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夷三族趙高尋爲子嬰所  
誅亦夷三族

**隋**楊素事隋文帝功高位尊特以陰附煬帝謀廢立致亾隋  
祚後于朝中忽見文帝持金斧劈中其腦卽暴死其子謀  
逆遂致滅族

**唐**武后時傅遊藝詣闕土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可之遊藝  
一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次年所親

告其謀反下獄自殺

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初翰奏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  
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  
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楊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  
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續遣中使趣之翰撫膺慟哭引  
兵出關敗還賊乘勢蹙之遂失潼關國忠之悞國可勝誅  
哉

德宗初卽位崔祐甫爲相務從寬大及盧杞爲相知上性  
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李訓鄭注本由宦官王守澄進唐文宗以才辯可任與謀  
誅宦官遂酖殺守澄葬於漣水鄭注因謀令內臣中尉以  
下盡集漣水送葬闔門斧之使無遺類李訓與其黨謀曰  
如此事成則注專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  
壬戌御殿班定韓約奏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  
命宰相視之訓等奏非真乃命諸宦官視之至左仗風吹  
幕起見執兵者甚衆驚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擊  
宦者死傷十餘人宦官仇士良扶上升輦決殿後北出命  
禁兵討賊殺吏卒千餘人宰相王涯等皆論斬訓注滅門

宋王安石博學強辯衣垢不完面垢不洗世爭賢之獨仁宗  
以食釣餌一節燭知其奸神宗時韓維呂公著力薦遂參  
大政首急理財引周禮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謂桑弘  
羊劉晏麤合此意毅然行之猶恐帝意不決進言曰堯與  
羣臣共擇一人治水不能無敗况任事數人豈能無失要  
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爲異論所惑帝意益堅於是青苗保  
甲保馬免役均輸方田種種新法頒行天下初與諸賢相  
善因爭新法不合皆肆詆毀以呂公著薦登大位極言其  
矣後極詆其惡喜同伐異執拘愈甚惟呂惠卿論經義與



合則亟引之葉祖洽以對策媚時宰得大魁李定以譽新法便民拜御史鄧綰以褒安石伊周得館職安石以攻之者衆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帝憂旱則曰水旱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正恐人事之未修耳今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上覽鄭俠流民圖罷新法卽日大雨安石竟坐俠罪帝復以彗星求直言語安石云民間誅苦新法安石對曰祈寒暑雨之怨何代無之

韓維言保甲擾民至有截指斬腕以避丁者帝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山陰陸佃嘗受經於安石及應舉入京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反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誅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范鎮疏云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司馬光求去位上曰安石善卿無自疑光曰安石



執政忤其意者如歐陽修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譽公著後亦毀之一人之身前は後非曷可信哉安石意欲理財用兵平夏伐遼而異遼之大則先試之小敵於是王韶試熙河章惇試河北郭達試交趾生事邀功殺人盈野得不償失交人露布有云中國青苗等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遂陷邕城屠民五萬八千口是誰之咎歟一再伐夏則徐禧敗師所得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人至後日通金伐遼皆安石始謀之作俑也子零疽發背早天安石謝病求去

帝亦厭之乃罷政上失君寵下悲嗣絕而前後斥逐之君子相繼柄用盡廢其法愧懼而死  
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王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詔貶惇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惇至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王黼爲少宰與蔡攸俱有寵於帝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祕戲攸嘗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太平爲娛歲月幾何徒自勞苦帝納之遂數微行嘗幸蔡京第輕車小輦共坐傳觴用家人禮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臂而不卻蓋紀實也又爲苑囿象村居野店珍禽異獸動以數百日與黼等縱謔媒褻無所不至用朱勔爲花石使民間有一異草奇石則發屋取之毒遍生靈騷擾海內其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黼家民心嗟怨聚衆爲盜又約金攻遼黼與蔡京童貫王之竟致邊隙王黼竄永州爲盜

所殺朱勔童貫皆後先誅死而逆黨盡焉

蔡京貶長沙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答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在宣和時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叔用謂人曰未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黼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徽宗親政蔡京始倡爲紹述父兄之說帝賜坐訪問之復行新法籍元祐黨人禁錮其子孫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蔡攸權勢相並浮薄者復間焉父子各立



門戶遂爲讐敵京竟致仕又與童貫等倡和開邊卒至召  
釁乃竄京於儋州行至潭州死竄蔡攸於雷州尋伏誅子  
孫二十三人分配遠地遇赦不移死亾殆盡京禁錮元祐  
黨人子孫而已之子孫乃櫻其禍何利而爲此哉

欽宗卽位右正言崔巖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爲  
蔡京用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祖宗  
選敦直之士以遺子孫王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  
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  
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

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困竭矣紹  
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京奸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又  
過之願斬之以正天下

賈似道爲賈貴妃弟恃寵不檢日夜晏遊湖上帝嘗登高  
望其燈火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以才寵用爲右丞相  
似道以私意進用臺諫何夢然等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  
皆論斥之以國費不足行經界丈量法尺寸之地皆入官  
籍東南大擾度宗立加太師初命三日一朝後五日一朝  
後十日一朝人朝不拜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牛



雨堂與美妾日肆淫樂踞地鬪蟋蟀又廣收奇器異物有求不得人輒得罪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圍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無敢言者後以罪謫婺州州人率衆爲露布逐之詔徙建寧會稽尉鄭虎臣以父怨請爲監押似道寓建寧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實玉撤轎蓋暴行日中令轎夫唱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遇葉季白漳州放還見於客邸賦詞贈之有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彰彰

胡不悟似道愧謝焉及至漳州木棉菴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無憾遂卽廁上拉似道胸殺之

賈似道既敗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悞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恣行胸臆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剗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於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闡之驅馳不度戎事之緩急三軍解體百將離心社



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謫高州團練使

王振有寵太皇太后欲誅之帝及羣臣爲請乃免太后崩益專權侍講劉球上言主權不可下移振怒以事下球獄支解之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生殺予奪盡出其手廷臣皆行跪禮北兵來寇振私啟英宗帥師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雷雨大作前軍覆沒振始有回意總兵郭登言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師過鷄鳴山遇警兵部尚書鄭瑄請車駕疾馳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

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去懷城二十里欲入保之振輜重  
在後留待不肯去少頃北兵四合振遂大敗英宗北狩大  
臣及宦侍死者無數振亦被殺報至京師大震時郕王輔  
太子監國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宜正典刑錦衣衛指揮  
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衆爭毆之蹴踏斃庭中復索振親  
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郕王令旨籍振家并其黨伏誅凡  
振噐服宮室上方不逮金銀十餘庫鬻振姪王山於市族  
戚無少長皆斬

陸完爲江西按察使與寧王交善及爲兵部尚書宸濠喜



曰護衛可得矣遂遺完書輦載貨賄通於寵幸錢寧臧賢等遂準復護衛後寧王反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

格言

國家須養和平之福不可恣意變更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朝廷若有建置更革須要十分詳慎何得率情輕議蓋政貴行所無事有了一番施行卽有一番擾害況祖宗制度詳明有司久矣奉行民亦安以爲便何必妄意紛更或者不識大體輕信新進激烈喜事之人又或者急於見才狹小制度務抑前人又其甚者始於自專漸至分黨多方

爭勝此陷彼傾則擾亂更大矣

楊素勸立煬帝以亾隋室而其子圓感竟爲煬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爲武后所誅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固可誣哉

盧杞恐顏真卿入相而陷之於敵牛僧孺惡李德裕之形已而決棄維州皆私之爲害也至若元末宰相行事百官莫敢指其非長吏行事僚屬莫敢指其非守令行事小民莫敢指其非私意填塞公道頓廢而禍亂從之矣

李林甫懼邊帥入相遂用安祿山亂唐盧杞懼李懷光間已



遂過其入朝以致變買似道立功要寵遂至執行人挑敵怒  
鄙夫患失之情乃至危人國如此可懼哉士君子自揣能無  
獵功念乎如忌念乎危人自安念乎有一於此得志時直未  
可保所當謹其微而折之也

臣鑒錄卷十五

懲部第三

虐民

事實十條  
格言三則

事實

秦胡亥矯詔賜蒙恬死恬自思無罪既而曰吾為秦開墜築  
長城萬里不無絕地脈哉太史公曰當秦之滅天下瘡痍  
者未息而恬為宿將不務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兄  
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南

梁武帝聽王足之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揚民丁及戰



士二十萬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月疾疫死者相枕是秋淮水暴漲壞堰聲如巨雷聞三百里緣淮城社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王足後以罪誅覆其族

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早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巡視獲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按早歉饑饉撫循無策民之盜也上迫之也儆一懲百可矣何必法外樹威哉

散騎侍郎奚顯度嘗督領工役苛虐無道暑雨寒雪不聽暫息人不堪命或自<sub>經</sub>死度後以罪伏誅

唐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死是日中書膳夫亦死同至冥司冥司見再思卽大怒命取惡簿來驗須臾綠衣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年突厥陷瀛檀等州再思欲先邀功決水淹沒州郡萬餘人大足元年洪水爲災烝民不粒再思不能開倉賑濟設法救溺反決鄰近州郡淹沒居民至令百姓流離餓死者以萬計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致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餘人如此罪惡應入無間受生水族世代子孫皆被水厄亦墮水族唱畢又問膳夫罪福吏曰曾於河畔救一溺人延壽一紀宜



放回膳夫醒以告人中宗聞之召問焉因命列之中書廳  
上蕭懷武爲中團小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積金巨萬  
代五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  
測呼之曰狗至於濠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  
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  
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  
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  
協及積金藏鏹之夫皆捕逐殺之寃聲載道後郭崇韜入

蜀人有告懷武謀反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盧秉爲鹽事提舉創開一河專用運鹽時秋雨連月農事  
未畢秉乃日役數千丁夫於泥雨中驅迫穿鑿民不堪命  
未幾秉罷職

宋鄭清臣性刻削爲槐里令虐使小民滿任歸一邑之民遮  
道唾罵清臣以部民侮官長奏聞真宗曰爲政在得民心  
民心如是爾政可知尚敢怨民竇奏也遂坐貶  
淳熙初司農少卿王曉嘗以平旦出訪林機時爲給事中  
在省其妻曉姪女也垂淚而訴曰林氏滅矣驚問其故曰



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敕林機論事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慰以夢未足憑無爲深憾因留食待林歸從容扣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卽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敕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於事無及姑與其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曉輦蹙而去未幾林以病歸至福州卒有三子繼踵而亾王氏求近親者以爲嗣亦輒不久其後遂絕

明樊光爲交趾郡佐在解視事午間風雷大作光及男并犬俱震死妻於震擊之際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曰曾有二人相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賄於光光卽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款服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囚饑餓將死聞於獄內披髮訴天不數日間遂有此事夫府佐受賂之報男犬以飲食與焉則今之官舍隨任及入幕主案便當隨事勸導其官廉明公正自爲身地矣况郡佐分理庶務實爲鹽捕軍屯之司命哉



格言

直道錄曰曾子之告士師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今人喜得情以爲明斷然其得情或得之以鈞鉅或得之以刑威而又不得其情之真也吾見爲司牧之官有置齒屑於夾棍中者有溺漬毛竹而行笞者有笞四五十而不止者有熱鐵烙其膚者有沸燒酒注鼻者苦毒不堪勢必誣服故曰得其情未必真也凡此多有現世受報者不報則果在地獄矣嗚呼呂氏刑戒一書布之四方傳之萬世可也

今人居官事上則俯首鞠躬臨民則逞志作威或厚歛或酷刑或苦役賤之如犬馬刈之如草芥詎知禍民者天必禍之且及其子孫可不戒哉

紀訓存賞云正德己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捽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舟行劫反語舟人毆即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余曰爲官須智畧人心天理四字用不得矣余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推官果惟恣胸臆煨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







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唐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毅往視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吁

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爲心者豈非公之罪人乎

格言

胡嘉棟曰君子成仁取義惟其心有所恥故生不苟狗死不倖免如疆場之臣便當衝風破浪苟濟國事何愛一身臺諫之臣便當批鱗觸奸苟悟君心何辭九死若蠅營狗苟貪祿固寵臨患難而逃避罹憲網而倖脫搖尾乞憐偷生畏死此等皆是苟免反向人前揚揚得意畧無愧心豈復知有廉恥事乎



晉代以浮虛相翕養望者爲儒雅政事者爲俗人范甯以爲  
其源始於王衍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  
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  
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  
大也

世上沒箇好做的官雖抱關之吏也須夜行早起方爲稱職  
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

濫受信施釋法必廢冥報虛糜廩祿官箴寧貫天刑是以古  
人風清萊國卻夜餽之黃金浪靜吳江載家來之白粲倘可

守長卿四壁莫攜歸劉寵一錢

閒談云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任  
生靈利賴而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  
時時做的是違心事在在做的是背理事此雖某下愚自省  
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言皆聽薦人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

靈帝時王甫擅權爲黃門令父子兄弟布滿朝廷所在貪酷段熲輸貨宦寺遂得太尉尚書令楊球嘗拊髀發憤曰若楊球作司隸此曹安得容乎已而果遷司隸遂奏甫頗罪惡悉收送獄熲自殺磔甫屍於市

南北齊

北齊祖珽嘗飲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酒半酣藏銅壘二向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淺恥神武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

得之後以罪免官文宣愛其才伎每見之常呼爲賊

北魏汝陰王修義爲吏部尚書惟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而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非大賊乎修義失色鄭愔掌選職汚狼籍有選人繫百錢鞞帶上愔問故答曰銓選非錢不行愔愧而不言

唐元載代宗時拜中書侍郎關通貨賄凡求仕進者不結子



弟則謁王客城中開北第室宇甲當時膏腴別墅疆畛相望名姝異妓禁中不逮帝嘗戒之不悛後帝怒收載下詔賜死妻子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鄭瑄曰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石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每死於財貨可笑也商則任廩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問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尉一箇亦動

手百姓何容活耶

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所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灑瀕水中三日屍不流宗黯遣人挽屍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黯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暴疾死此節使受賂之報也夫節使古諸侯今督撫也位高勢尊各官之貪廉係焉敢多欲乎潔已正身乃堪率屬侍御馬希聲貪縱有賈客沈申者往來番禺間廣王優待之令如北求寶帶申於汴洛間市一玉帶乃奇貨也路由



湘潭希聲知之召申詣衙賜以酒食抵夜送還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取其帶此後恒見申爲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未幾希聲死此侍御受賂之報也夫侍御古中丞今巡方也任大責重萬民之生死係焉敢自玷乎清心寡欲始可代天不自愛而都指揮李彥光贖貨酷虐遭枉害者甚衆部將樊某者有騾甚駿彥光求之不得因以他事囚之僞道辭欵乘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彥光卽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死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而彥光染

疾樊晝夜見形或來自屋上或出自墻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笞左右長幼皆散走並聞決罪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方卒

**宋**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餉翰翰必連器皿悉留之旣而純銀果合都盡間用他合卽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出兩副水晶盤盞以爲飲器翰屢目之因以贈翰翰曰此珍異之物當歸以獻天子父母若見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贈二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所獲金寶亦鉅萬



且上言曰臣於頴川一佛寺頃見廬山東林寺有五百鐵羅漢願載以歸上許之於是調發官船十餘艘載其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目爲押綱羅漢太平興國初爲威遠軍節度強取民間絲帛菽粟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奏獄具免死流登州家籍於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呂師造爲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而歸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狀如狂醉躍入舟中火卽隨發一舟之物皆成煨燼惟舟與人了無所傷

劉沼點盤蜀宮時內庫珠寶無算頗招物議及解職乃自請押綱至新都忽遇羅令璠遂爲劫殺而去

韋公幹爲瓊州牧瓊多烏文吐陀皆奇木也公幹驅匠沿海採伐竭獮民膏血鞭撻過酷及歸具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吐陀器雜以金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

王瓊爲丹陽令嘗詣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詢吉凶章竟隨香烟飛上一食頃復墜於地尾有朱書之詞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再處分瓊閱畢大駭果一歲暴



卒緣瓊蒞任時受私賂屈法致二人於死故章奏明著其  
罪事載縣志

新都丞徐謙被檄充勘官宿犍爲境上徐氏家其土人前  
一夕夢神人謂曰明日有徐侍郎宿汝家宜善待之次日  
丞果至遂具盛禮及回復夢曰徐子此回受五百金枉七  
十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此矣徐氏乃不禮之丞  
訝問其故語以夢中所報丞愧形於色回任改秩未及拜  
命卒於郾中年三十四聞者莫不惜之

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一富翁死因爭家財王

拘其妻窘辱百計聞有金酒器索之婦皆從命復慮事後  
有詞婦竟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忽一日見前婦以手摑  
其面遂患疔瘡語家人曰吉州事發須去對質言訖而死  
朱璣曰貪夫殉財倚法以割侮鰥寡充谿壑之欲慮有後  
言斃之滅口此與操矛戟禦貨國門殺人何異古婦人無  
繫法懷璧爲祟窘辱拘囚旣罄其有仍絕其命孰無妻孥  
乎胡不反而思之

左蹕以鄉舉赴省試其卷甚佳分考將呈上第忽夢神曰  
此台州左蹕文也頃受賂五十萬致有枉死者陰譴滅折



祿算一第卽死幸無取也凡二日三日夢俱如前遂黜黜之及出院查看落卷果左蹕也試官每以告人後蹕以王十朋榜始中本年隨孫道夫出使遂死於燕山此鄉士受賂之報也夫孝廉衿貢當修身如玉稍入勢利門中便於功名有礙乃知今人文高不遇率此故也怨天尤人曷若返而修已

賈似道在政府日令陳振譚玉趙與柁等廣收奇玩珍寶余玠有玉帶殉葬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鉤桶不獻輒罷去人有珍異或不能得則以事罪之建多寶閣一日一登

玩後爲鄭虎臣所誅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齏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支法存者外國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髯鬚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沈香八尺板牀居常芳馥刺史王譚長子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譚因法存豪縱殺之籍其家財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於閣下播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王尋得病死子劭之亦死焉



明福建廉使陶垕仲劾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  
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  
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石璞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鄉人有爲典史歸者璞  
往省之凡上陳列金銀器十餘璞問曰汝宦幾年曰未滿  
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  
安得歸乎拂衣出

成化時妖人王臣夤緣近侍得爲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  
偕臣採藥所至縱暴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

至蘇州鎔元寶銀至二千餘錠玩器檢括殆盡復拘諸生  
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毆之敬及  
臣走匿以免適巡撫王恕至疏其罪惡激變乞誅之詔械  
二人下錦衣獄敬充淨軍臣斬於市中外快之

守備劉瑯鎮陝西歸資財無數復於私第建真君寺日講  
爐火方士知其信神貪利誑以鬼神之說瑯有玉縑環價  
值百鎰給令獻神祈福遂并丹鼎竊去有人夜題其壁曰  
堆金積玉已如山復向仙家學煉丹金鼎未成白玉去真  
官原也愛縑環



陳良謨紀訓存賞云樊知縣毅王司訓輔言論間樊曰吾自鄒平歸簡校囊資白金僅五千耳黃金彩繒不及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在沛縣所積俸資并諸生餽遺亦有六白金而歸觀樊之意似以六千爲少而王以六百爲多矣樊三子兄弟不相容各求異居所得六千金買田築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恚怨不顧其養樊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婢供茶而已恒戚戚焉愁比其卒也葬不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四

子養其父甚歡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爲樂客至未嘗不留飲飲必盡歡乃已無一日不開口笑也叔季二子一掌教邵武一令來安諸孫家聲益駸駸未艾夫樊之財十倍於王而王之受用顧十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肖相去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黷貨謀身且不能終况爲子孫謀乎盍若寡求易足而又留其餘以遺夫後之人乎吁亦可鑒矣

丁湜少俊爽酷好賭博父責不改逐之遂旅遊京師入太學南省奏捷有一相士謂曰君氣貌極佳卽書壁云今年



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賭如平時同榜二蜀士多貴湜設法延賭得錢六百萬又遇術士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湜問之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曰然悉以反之可乎相者曰既發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還其所得是科徐鐸首魁湜居第六焉

隆慶時荊州推官魏釗廣東人常在彝陵州檢勘人命有徐少卿名宗者家奉梓潼神靈甚忽夢神告曰明日魏推

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旦入銓曹可預識之遲明按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欵甚勤魏去彝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魏君受賄百金故出人罪死者合寃上帝已削其祿秩年亦不永矣少卿密遣人察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一年卒於京邸家亦彫落按此與徐丞事同徐受金入一人罪此受金出一人罪其枉法一也不唯削祿亦且減年吾願居官者以賄賂與前程較所得孰多與壽命較所關孰重可以豁然悟矣狄某任定遠縣令有富翁死所遺數萬金其妻匿不與叔



叔告縣且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卽拘其嫂  
嚴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滾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  
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齋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  
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  
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  
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團魚疽相繼而亾止  
一孫僅免亦無卓錫之地矣

萬曆中焦某以江陰小吏選楚中典史遷他府知事離任  
江行有一僧募金六百將朝普陀山建幢樹剎附舟而南  
焦忽萌惡念推僧於江得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君  
害我命則亦已矣金乃十方所施可爲君有乎自是日夕  
見形感夢焦憂懼得病寢興不安所至驛遞維舟延僧道  
薦寃而疏中不敢直書惟叩頭流血而已抵家病劇願將  
此金奉佛不留分毫諸凡禳謝無所不營而僧至必大呼  
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白金往南海去也百計哀祈  
僧終不聽時焦歸且一年囊中金亦盡一日僧持刺相訪  
直入中堂闖者辭以主人病劇僧叱云吾非募化之僧有  
事見汝主耳焦方負牀呻吟妻孥環泣復聞此僧來訪大



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遂欲奪刀自殺家人方  
抱止而僧已至前矣謂焦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於風浪  
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漪遇魚舟拯脫復募六百  
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江陰知君有此異病特來爲君  
釋杯蛇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初無意索金何  
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欲製衣履相遺固卻不受僅享一  
飯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焦疑不釋少  
日而殂焦止一子爲秀才方應孝廉舉以親喪不赴無故  
向日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死僧歸自南海聞而嘆息久之

古語曰橫財不可妄得恐其無福消受也况十方信施乎  
楚僧生死幻形總是焦吏心病寃至家破子亾而妻孥窮  
餓也不亦悲哉

格言

文昌帝君曰士人居官忠君爲先愛民爲本今世大異上而  
卿相下而一命賄賂公行直道不立皇天震怒何況侵民膏  
血自肥一家扼人嚙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決一  
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寃業劫數來時福力盡處果報昭彰若  
速悔心猶可免戾故顯宦子孫多不振勢位之家多破殘上



天之報昭然人苦不自覺耳

出膺民社置生靈休戚不問而汲汲潤囊橐廣田廬以軟猾媚勢要以掩飾買虛聲厚利既收嘉譽不失其下憤為盜跖而其上愛為龔黃受其欺掩卽貪殘不覺也喜其承奉卽覺亦不甚惡也其家已致大富其官更得美遷間有清白自將善拊黔首恥奉上官者咸笑為迂怪而孤立無援衆其媒孽必使敗而後已自非薑桂之性百鍊之鋼有不戒而改轍者哉

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居鄉者多以請托媒利且云脫人刑獄

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法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黜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真衣冠之大盜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鄉里訾議鬼神鑿察屋漏康衢肺腑如見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乎

宋孔覲為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覲命置岸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為商賈何以



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為商賈興生者幾人哉侈輦載潤宦橐  
間有飲泉不貪做車羸馬者則強之曰惡用是拙宦為哉好  
官不過多得錢耳然貪吏之後歿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  
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搖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  
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艷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  
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  
儔亦艷然怒等之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  
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是以君子寧使子孫憾無所遺不可  
使子孫艷有所詆

佛典以人生現在產業常為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  
官長二曰水火三曰盜賊四曰刀兵五曰不肖子孫凡人辛  
苦作家自謂可以長守不知恒為此五家負之而趨故曰共  
也

房瑄楊綰裴休李沆范仲淹趙汴司馬光雖為相清約如寒  
士後世縉紳一登籍轉盼富盛良田華屋僮奴百千習以為  
常利厚官高則是能品寒儉有官猶免姍姍公廉骯髒官與  
利兩喪則稱大拙妻孥尤之親朋笑之殆無以自託於鄉里  
自非天挺孤標鮮不從風而靡矣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詩也錢之爲物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緣之啓纒縉紳因以敗名商賈爲之捐軀市井乘而鬪狠乍來乍去倏富倏貧其籠絡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也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寃業以產業作事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寃業天極之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下着一戈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顏茂猷曰居官之人業自詩書禮樂中來豈不知廉潔足尚習見夫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初猶染指而積久日滋性情已爲芬擅所中矣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又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已積爲陳朽而猶未足也苟觀莫不策之而當身者不知蓋實有錢癖焉大都爲子孫計久遠不知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至於立廟祀贍宗族救窮親固是美事



然有欲速盡美之心則悖入必甚何如積德凝祥官久自富  
 之為綿遠哉凡居官嗜酒嗜淫嗜殺皆起於嗜財嗜財之病  
 皆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為換捨死以殉矣有初筮  
 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為家  
 以財為性命耳然猶勝於一入榮膺便帶鋤頭畚鍤來也  
 凡受賂則必酷彼以為不用嚴刑則羣情不驚貨賄不來也  
 受賂則必橫彼以為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有所恃以  
 無恐也受賂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為不虎噬成羣則威  
 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且短長既為所挾肝腸陰

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命幾何而  
 不窮且盜哉又其甚者官爵愈大統轄愈眾一人受賂則千  
 人骹法千人弄法則萬人助虐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賈似  
 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  
 薛文清云有賣法以求賂者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  
 奸頑有犯執法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奸頑則  
 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  
 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態  
 乎



不貪可獲善利者二不涉畏途不履危機一也量入自足身  
 閒氣和資養生之道二也習靜悟空淡知理性之法三也萬  
 事貴得中日過午則曷月過盈則虧物過盛則衰器過滿則  
 溢必然之理也世人升高位積羨財不務得中貪極致禍者  
 多矣宜自戒之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臣鑒錄卷十五

懲部第六

殘忍 事實三十五條  
格言三則

事實

漢尹賞為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浚各數丈以大石覆  
 其口名為虎穴收囚內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  
 發視皆相枕籍死人之無良殘忍至是  
 鼂錯為人峭直刻澁以辨得幸於太子號曰智囊及景帝  
 立寵幸傾九卿丞相申屠嘉欲奏其罪為錯所賣因嘔血



死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誦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  
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  
何謂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  
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與錯不善因讒之於上召錯斬東  
市父母妻子無少長皆棄市

義縱爲右內史專以鷹擊爲治先是甯成爲關內都尉吏  
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及縱至按甯  
氏破碎其家縱尤殘刻任右內史一年武帝殺之

張湯爲廷尉湯舞智御人定見知故縱之法用法益刻汲  
黯時與湯議論湯務爲激文黯怒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  
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湯  
與大農令顏異有隙湯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  
誹論死元鼎二年湯爲趙王所誣下獄自殺

晉 鄧攸避石勒之亂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  
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  
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  
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



之於樹而去後攸卒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剜憤忍痛何至預加微纏絕其奔走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往愷家敦與導俱在坐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

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後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都入已府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徒兄舍爲征東將軍舍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並凶險驕恣苦相驅扇殺戮由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俄而敦死錢鳳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屍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充



首同日縣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

朝羊道生泰山人爲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澁州刺

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祖送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  
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澁州欲賜殺乞爲救濟  
道生問汝何罪答曰造意逃走道生日此最可忿卽下馬  
以佩刀剗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兄海珍來又  
囑決斬之坐席良久道生方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  
嚥之連盡數杯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飲而別在路  
數日死當時皆以爲有天道焉夫部曲之罪當死矣然痛

訴窮迫何忍便抉其睛乎若死於刺史之法部曲又何從  
爲厲哉

齊王敬則爲郡守郡多剽掠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  
則殺之以狗孔琇之爲令有小兒偷割鄰稻一束琇之付  
獄日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噫亦甚矣立威警衆乃  
借童子爲先乎

李嵩李全交王旭時號三豹訊囚必鋪棘卧體削竹籤指  
方梁壓髀碎瓦搯膝被追者皆別妻子辭友朋京中相要  
作咒曰若違心負教橫遭三豹



梁杜焜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  
之焜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焜乃嚙吞之焜謂  
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焜看訖  
嘆曰吾不意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冤  
焜旬日而死

北齊爾朱文畧性殘忍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以好婢  
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畧殺馬及婢以二銀器  
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  
畧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撓歌居數月奪防者

弓矢以射人有司奏之遂伏法

北齊高綽後主弟也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欲  
然研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好裸人畫爲  
獸狀縱犬噬而食之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  
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  
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  
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蝎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蝎一  
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號叫宛轉  
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



聞後有告綽反者後主搤殺之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入軍中  
以爲毒患聘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  
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軍中有勇幹  
策畧與已作者輒方便害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  
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後季龍子自相屠戮孫三十八人  
俱爲冉閔所殺

後魏爾朱兆擒莊帝城陽王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  
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

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於是縣祖仁首於高樹以  
大石墜其足鞭笞之欲得金及馬祖仁竟死

隋楊素性殘忍每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人流  
血盈前言笑自若嘗營仁壽宮役夫死者相次於道素悉  
焚之爲相時喜怒不恒刑罰任情恣於殺戮後子圓感反  
闔門受誅

諸葛昂高瓚豪侈殘忍互相賭勝瓚一日宴昂烹一雙子  
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噉而吐之昂後晏瓚先令  
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



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骸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奶房  
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昂瓚後遭離亂賊來求金寶無  
可給縛於椽上寸寸炙以行酒

唐裴光遠性貪婪冒於貨賂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  
擊鞠畜一白馬善馳騁雖酷暑不暫休馬竟死有里長王  
表者家富贍早喪妻一子方幼白晳端麗常隨父來縣光  
遠見而憐之遺以服翫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子相遺  
當善待汝縱大過不汝瑕疵也表答曰某誠微賤受制於  
上骨肉之間則無以奉命況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

父乎設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銜之後數日乃  
遣表使於曹南使盜殺諸境而取其子後三歲光遠遘疾  
逾月委頓時爲鬼神所中號呼曰王表來也當還爾兒少  
頃又曰白馬來也復代馬語曰爲人乘騎自有年限馳驟  
亦有常程豈有盛夏擊鞠不止斃此微命如是叫號數日  
而死

武后自徐敬業起兵疑天下人圖已盛開告密有告密者  
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  
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



爲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壁上各有竅可入不可  
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  
器遂伏誅

郭霸枉殺宋州三百人有功暴得五品經月患重病臺官  
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逼體流血襖袂  
齟齬皆云不相放俄而霸以刀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遂  
卒自春大旱及霸死而雨足天后問在外有何事郎中張  
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  
郭霸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霸見憎如此邪

曹惟思性殘忍自千牛備陞爲澤州相州判官常養賊徒  
數十人令其所在爲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數百  
餘人知西山轉運使與其妻偕行至瀘州因疾夢僧告之  
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  
主將至爲之奈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爾子爲僧  
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設道場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  
如不能卽當死矣旣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卽僧二子又置  
道場誦經月餘惟思嘗卧道場中每晝眠覺有二青衣童  
子其長等焦僥也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不與語



貌甚閒暇明日食時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  
 斬首流血盛怒來詬曰逆賊與我同事事急反殺我滅口  
 今訴於帝特來取汝言畢昇階為童子所推不得進但慢  
 罵曰終須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月餘忽失二童  
 子惟思大懼與妻子別衆見惟思如被拽狀墜於堂下遂  
 死

李昭德威權在已宣出一敕云自今已後公坐徒私坐流  
 經恩百日不首依法科罪昭德先受孫萬榮財奏與三品  
 後萬榮據營州反貨賂事敗頻經恩赦以百日不首準職

斷統

張楚金為秋官侍郎奏反逆人特敕免死家口即絞斬及  
 配没入官為奴婢等並入律後楚金被羅織特敕免死男  
 子十五以上斬妻子配没識者謂為法自斃去

李詹廣求滋味每食鱉輒絨其足暴於烈日鱉既渴即飲  
 以酒而烹之復取驢於庭中圍之以火取酒調以諸辛味  
 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忽仆  
 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死一夕郤蘇曰地府責李過害物  
 命李對以狄慎思所傳無何慎思亦卒慎思登進士第時



為小諫

張易之為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以銅盆貯五味汁  
 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  
 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楸釘入地縛狗足於楸  
 上放鷹鷂活按其肉肉盡狗猶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  
 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戀  
 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足抉取心肝斬  
 首都市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多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

忠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  
 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聚裴樞獨孤楨等三十餘人於白  
 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浚疾  
 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  
 為濁流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寫逐者時謂之鴟梟  
 路巖為相密奏臣下有罪應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  
 寸以驗其實至巖賜死乃自懼其酷行刑之地乃楊收死  
 所蓋收為巖所陷者

鄂州武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婚豪族而礙其故妻



因令歸寧殺之於路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爲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因問人邪鬼邪答云人也往者爲賊所擊幸而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孃子賣花給食耳復問孃子何在婢卽指一舍曰此是也引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俄而設酒延入內室飲從者於外室從者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窺之寂若無人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隣云此空宅久無居人矣

桑汲力能扛鼎殘暴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襦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涼便斬扇者後爲并州大姓田蘭斬於平原士女慶賀而歌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斲人頭雄兒田蘭爲報讐中夜斬首謝并州

宋宋昇政和初爲京西轉運專修西內語同列曰速成此役賞可立得每用牛骨和灰不給因發城外五代時數千人塚焚骨應用運判孫貺見其殘惡引疾罷去役成昇以功除學士召受殿中監隨得惡疾晝夜叫痛不絕臨死之時自言焚骨之惡罪當滅族嘔血而死不數月間昇一家盡



死後孫貺以病死至冥司見一人荷鐵枷立廡下有卒持鐵扇障其面時時揮之扇上皆大釘血流被體近前視之乃宋昇也須臾冥官出查視孫貺所行謂之曰汝不忍見諸骨遭害棄官而歸真有人心者當延壽一紀因得更生向人道其事方知宋昇合家之死所以報暴骨之慘也盧多遜貶朱崖知開封府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寬宥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領之乃除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欲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卽

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趙普以秦王廷美居西京非便諷李符上言安置房州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貶之符固枉做小人普亦少恩矣哉

明順德令胡友信闢教場其地與滌澤園近枯骨無算盡棄之水中不一年發謔語而卒

趙方崖述其鄉有爲州牧者因庖人具饌失一鵝首遂斃之杖下後歸田貲積頗厚乃構一堂庭栽雙桂扁之曰培桂一日夜坐於堂忽空中戛然似有鳥銜物擲地聲燭之乃一腐鴟首也其人駭汗未幾卽病逝焉自是家零落至



嘉靖己酉鬻其居於人其承鬻者王姓名培桂也計其扁堂之歲僅一周花甲耳  
林廷章買地治園內有數塚不知爲誰氏遂發枯骨盡平其地自此尸壁間皆聞鬼哭聲廷章驚疑得疾而死

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馬呈瑞入簾之夕簾中供給官張煥夢考官入場後有一無頭女子隨後張逐之女曰勿逐我我特來報讐耳覺以告諸同事者何聞考官馬呈瑞病監試者以張善醫令入侍之則馬已不可治矣臨終時但云你爲我逐此婦人張詢其僕知馬前任鎮江時手刃妾

金氏前過其地遂心動得疾以致如此

王冠南京富人習房中修煉術徧招方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俟有娠將產輒以藥攻之孩一下卽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烹之慘酷殊甚事發屬刑部郎中嚴溪亭鞠問比擬採生割剝律凌遲處死

格言

漢武用法吏以擊斷爲能往往至大官然所記酷吏無令終者獨汲黯持同異擯名法竟得至九卿無絲毫患卒後天子見思蔭其子弟皆至卿相何比于爲治獄吏多所平反子孫



富貴不絕王賀爲直指使者自言活萬人子孫其與旋應若桴鼓吁何其阿旨與衡命之殊而榮辱安危迥異也豈非當嚴刻而用恩其陰德尤百倍哉然則執法者亦何必視人主意上下其手乎

巨家富室往往平挖無主墳墓以廣田園荼毒陰魂定遭橫禍蓋掘塚之罪百倍於侵奪侵奪害人平挖害鬼害人則人非害鬼則鬼譴其理一而已矣

顧鴻戒殺文曰戒殺非佛氏意吾聖人意也上古之世人物雜處迭相勝負聖人旣出民物攸分民由是忘鳥獸之害而

以其安飽反出智力與禽獸角民強物弱者爲肉強者食之聖人又不忍也於是有無故之禁有不時之戒禹放龍蛇湯開四網周公驅猛獸而不殺孔子並育不相害孟軻氏仁民愛物聖人愛物之心其不減於愛人也如是無何聖人旣沒暴君代作剝肝剔腦習爲故常蓋常觀五季之亂聚人爲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并骨春之如破糠覈掃皮捫乳誇爲美羨嬰兒無知貫擲爲戲至今談者猶令人魄悸魂搖肝腸痛裂不能自己而當時之人安之固然恬不知怪何罪何辜酷至此極由是推之今時之人安將衆生剖腹剗心支裂



體解爲鮮爲腴朝夕無厭彼諸衆生之視今人亦何異今人之視五季乎假當其時忽有仁人見被囚繫戮之人潑生憐憫一旦脫之鑊湯刀俎之中此人還見其父母妻子親戚鄉里啼笑相持慶幸再生其樂何極彼充庖就死之物得離鼎鑊忽縱天淵復還巢窟其歡喜慶幸亦何異是而今之人知五季殺人之慘而不知已殺物之慘知已欲享承平耄耄室家聚首之樂而不知衆生割戮斬截離散眷屬之苦一何用心之不仁推念之不恕也

臣鑒錄卷十六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懲部第七

容悅

事實十三條  
格言三則

事實

漢公孫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又嘗與公卿約議至武帝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



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  
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  
之狀弘事武帝諫罷西南彝卜式數輸財助邊上欲尊寵  
之弘曰此非人情不可爲化郭解以布衣任俠睚眦殺人  
弘建議遂族郭解此三事俱卓然有大臣之體不可以其  
容悅而忽之也

劉向漢宗室恐王氏代漢嘗反覆奏疏爲帝言之莽終不  
能加害至其子歆反附莽頌功德莽薦爲侍中典領五經  
封爲嘉新公莽篡位歆以謀劫降漢事泄自殺楊雄以文

章經術名於世莽篡位以耆舊轉官作劇秦美新文以嬖  
莽弟子劉棻坐事連及雄使者收之雄懼自投天祿閣下  
幾死莽赦之綱目書莽大夫楊雄深病之也使劉歆楊雄  
脫屣鷄肋爲漢純臣不亦身名俱泰哉

隋虞世基居近侍諂媚取容煬帝時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  
基知帝惡聞有告敗者不以實聞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  
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  
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身合必散不朕者東都  
決沒因獻歎嗚咽帝爲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



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自後人皆杜口莫敢以賊聞朝野咸共疾怨後爲宇文化及所殺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而未有禪詔學士陶穀出之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官陶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能教子何能登第遂覆試之蓋穀本以逢旨求進而反見薄如此

王珪以文學見推然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欲使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執政希久不得志遂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吳孝宗初對策力抵熙寧新法及安石得君孝宗復爲十卷巷議以上安石言閭巷間皆言新法之善安石鄙之王黼爲相事徽宗極褻昵帝於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呼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之



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其陰事鄭遂得罪  
薛昂避蔡京諱至其家人俱不得犯或不及檢而偶犯者  
必加笞責昂嘗自誤及或以爲言乃舉手自擊其口  
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諂事韓侂胄當時  
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轉侂胄有愛姬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召女僧以八百千  
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  
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壽所市大怒松壽亟  
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

恐忤鈞顏故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旣入具言松  
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卽日躡除太府寺丞自監察御史踰  
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笑人獻之名曰  
松壽侂胄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  
鈞聽耳侂胄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

尹穡少有名譽及爲官偶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  
議後貶竄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譽一  
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  
邪至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舉此爲士夫之戒



格言

感應篇註曰上意未決猶可挽回惟至有人逢迎則堅而不可轉矣此事不但臣之事君不可有此卽如下司屬吏惟恐忤拂上官每於批發事件之時不肯虛公昭雪只於上意所在極意迎合遂至廣施夾打妄擬賊罪取其歡悅以圖薦舉又如紳士結交官長揣其意之所向遂以地方之事告之冀其信從而自己因得以說事過錢者又如書吏迎合本官或因其所惡而故入罪名或因其所好而私添賦斂者又如衙役奉事本主以輕報重將無作有事外生事惟希一時之任

用者又如婢妾取憐於主翁主母時起風波致家政不和不肅者諂上之人在在都有希旨之事種種不一爲人上者凡事皆當循理慎不可貪圖自私自利使人得以有隙而投爲人下者又何可徼非理之功名倖不義之錢財惟知阿意從更奴顏婢膝養成在上之惡徒喪在己之心而并結下無窮之冤業也哉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噫蘇味道以模稜詒譏於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維鵜之



謂其可一刻去懷乎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人爭求榮乎就其求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辱人爭恃寵乎就其恃之之時已極人間之賤

臣鑑錄卷十六

懲部第八

逢長 事實十五條  
格言一則

事實

秦二世謂趙高曰人生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陛下益嚴法而刻刑則群臣憂死不暇陛下高枕肆志寵樂矣李斯亦阿二世意說以行督責之術夫亡秦之天下者高斯也而卒俱身被誅



目録金  
卷一  
戮逢迎何益哉

隋裴蘊先仕陳奉表於隋文帝請爲內應及陳平卽口拜開  
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煬帝徵爲太常少卿蘊揣知帝意  
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於  
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  
咸萃樂府置博士遞相傳教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說  
時承文帝後禁網疎濶戶口多漏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  
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諸郡計帳  
進了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

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  
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由是漸見親委擢授御史大夫後  
蘊父子爲司馬德戡所殺

煬帝時西域多至張掖交市帝令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  
勤遠畧西域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出川險易撰西域圖  
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說每日引矩至御坐矩盛言西域  
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委以經畧每歲委輸  
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  
帝至東都矩以朝貢者多諷帝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



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千萬數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幃帳盛酒食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帝稱矩至誠謂李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美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之誠孰能若是後高麗國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隋因以亡國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置笏殿階叩頭爭之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上意遂決

明皇講武驪山以軍容不整欲斬給事中唐紹上意在立威初無殺紹之心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其身

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抑買人物其後置白望數百人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論價高下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每勅使出雖沽醬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



取給上信之民皆嗟怨

晉王李存勗欲稱帝蘇循至魏州望府卽拜獻大筆二十枝謂之畫日筆

宋趙普久病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宮醮謝道士姜道元爲普叩幽都乞神示神以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元以告普曰吾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病竟不起夫太宗欲擅天下則庭美之罪普希旨所成也普固預金匱之盟者至云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德昭之死元佐之狂皆此言啓之尚得辭其咎哉

普常上書太祖極道皇弟之美蓋揣太祖孝友必傳太宗故以是爲內交地也至太宗時便作此離間伎倆負心甚矣特太宗爲利所啗并爲是書所買而不燭其奸耳不然已誤再誤之說肺腑如見普非社稷臣明矣

王安石欲開淮河并修河堤二百里范子淵迎合其意自薦任之糜費百萬金溺死千百人竟無成功後論罪流徙峽州蘇文忠草制曰以有限之財興難成之功驅無辜之民置必死之地名貶身竄爲禍無窮

豐相之崇寧中居建州有道士來謁豐熟視之蓋京師上



清儲祥宮住持也問何以至此曰我已非人茲有所禱明日將生公家為犬願善視我豐驚曰公有道行何至此對曰某初修道戒本無隱惡只因見朝廷黜蘇氏學請磨去儲祥宮蘇氏所撰碑文坐是受譴豐曰上帝亦重蘇公文乎曰不專在是正以迎合時相風指耳言訖失所在次日犬生子其一身黑而頭黃疑為黃冠云

李定上言清苗之法民便之安石大喜立薦召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宋敏求等言定不由銓考隳紊朝制封還制書詔

諭數四蘇頌李大臨等執奏不已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

三舍人

丁謂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方升中展事而羣鶴迎繞前後瀟望不知其數至於天書所降亦必奏有鶴導之時寇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僚屬曰使丁謂見之當復目為仙鶴矣每自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鶴故世號為鶴相

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米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



臣等金  
春散秋歛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以錢  
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  
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  
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  
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  
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  
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詔附新法以  
困百姓廣淵之罪不在安石下

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畏首叛大防  
疏薦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  
且言神宗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惇爲  
相哲宗深納之按紹聖之禍當以楊畏爲罪首然畏薦惇  
未幾卽叛惇而被斥史臣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  
紹興天下曰爲三變

政和間大興工役築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  
時有朱勳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  
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剔巖藪一花  
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



湖不測之淵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  
靈壁太湖諸石二澗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  
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  
稍加禁戢獨許朱勗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  
技藝凡六載而成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  
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靖康之難大  
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數萬  
臺榭宮室盡皆毀焉

格言

感應篇註曰楊詢巧媚善揣知人意慫慂之以得其歡丹陽  
縣尹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詢最厚每事必訪詢明知其  
非不敢有所忤意助其所爲嘆美而已開一日盛暑中杖公  
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  
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開罪當坐無所避數  
日果中惡疾而死按此等人脅肩諂笑成就人過然人無不  
親而愛之者是以疾爲藥也間有縉紳亦蹈此轍欲以讚嘆  
得當道者歡心耳不知彼肯下問亦是善機可讚成其惡乎  
且有無因而頌其事處得快當者此必有事私囑先發諛舌



耳故凡遇事一概緘默此其仁心已發不透矣况變亂是非以問人意者乎

此段文字因墨迹重疊而模糊不清，僅能辨認出部分字樣，如「耳故凡遇事一概緘默此其仁心已發不透矣况變亂是非以問人意者乎」。

臣鑒錄卷十六

懲部第九

忌刻

事實十條  
格言三則

事實

周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已有失見人有失如已有得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可稱者疾之如讐過抑使不得進後一子死於獄餘皆盲聾喑啞偃僕顛癡時公明子臯見而憐之因詰責曰此皆緣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以盡子之罪瑗大懼求救子臯以赤松



子中誠受之瑗誓戒力行僅全一子

晉孝武帝親信王國寶時王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相對帝微有酒意令召珣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酒後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遂不召見

唐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屏去之一日上見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意欲重用之林甫偵知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公爲之如憚遠行則當左遷絢懼自請降乃出爲華州刺史其立朝大概如此林甫

死後誤以私通謀叛剖棺戮屍此陽與陰傾之報也

牛僧孺素與李德裕有隙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布示恩信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德裕已據其城奏上百官皆請許之僧孺曰御戎守信爲上宜以城歸吐蕃上從之執悉怛謀及從人送去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其心絕後降非計也上大悔尤僧孺害功失策遂罷爲淮南節度使

宋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



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美虛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信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他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翼日奏對帝方命滌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云班超生入王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丁謂忌寇準貶爲雷州司戶參軍復貶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

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救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後謂亦以罪貶死

明鎬累歷顯要慶曆中參大政因背疽疾甚沉困一郎官乃鎬同年素相厚召而謂曰曾見無頭鬼否官問何故鎬曰向討妖賊王則功在旦夕不意文相國撫師將坐而受其成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殆乎數日而卒殷崇川曰史稱鎬才學優贍則其入參大政不繫軍功有無何乃忍殺不辜乎觀鎬自述悔何及哉士之懷



伎忌者聞此宜知悔矣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排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遂起  
大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  
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竟不能字妻王氏  
在屏後揺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於几數日而卒  
秦檜晚歲權尤重嘗病一二日他執政獨對不敢他語唯  
盛稱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奏事甚久執  
政惶恐曰某唯頌太師勲德曠世所無語終而退實無他  
言秦嘻笑曰甚荷蓋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

章副本已至矣其伎刻如此檜性陰險同列論事上前未  
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

賈似道忌功欲污巉閫臣且怨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常  
侮已遂建議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嚴之等皆坐僣  
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竟安置漳州而死信  
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  
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  
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郞而棄于城豈  
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



鬱鬱而卒

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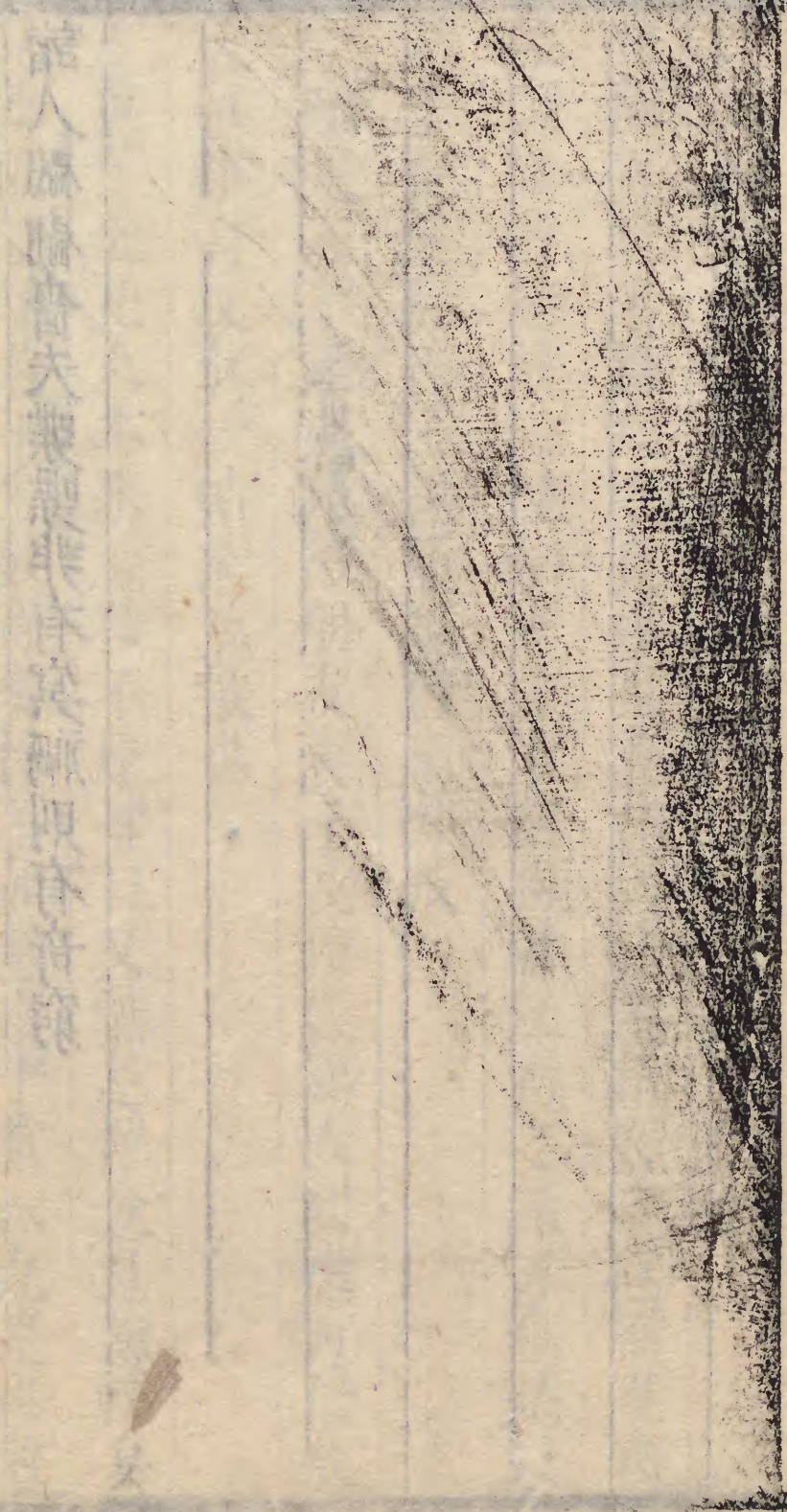
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高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銛刃也。是以君子絅盛彩而不揚履危機而知戒。

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及僮僕鷄犬到處可憎。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玉真子云凡人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也。故

譖人翩翩嗇夫喋喋非有冥禍則有奇窮





臣鑒錄卷十六

懲部第十

蔽賢 事實五條  
格言二則

事實

宋穆修以詩著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嘆賞不置且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上由是不問謂立心如此雖曰捨人之能實則喪已之德謂真小人哉

杜衍好薦引賢士王拱辰之黨嫉之衍壻蘇舜欽監進奏



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進賢校理王益柔於席上作  
傲歌拱辰諷御史魚朝詢等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拱  
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

朱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  
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  
無隱光宗亦虚心嘉納焉熹以黃度之去疏言四事韓侂  
胄大怒使優人王喜裁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乘間言  
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類

**元**順帝時詔罷科舉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舉若罷天下

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職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  
中職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乎

**明**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為知縣未葬因  
薦思忠卜其窆穴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雨驟下而止是夜  
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賣三舉子  
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  
正曰方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為教諭轉縣令不久遽卒聞  
為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  
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已葬乎人曰因與勢家爭



墳訟事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格言

晏子謂齊景公曰國有三不祥而怪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

媚嫉之人只是我見爲累耳亦有聞名雅相慕重及至覲面相對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讐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扼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故有君子相遇而卒至悖戾者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忍辱

無名無相赤條條挺身爲國於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掛方能爲子孫黎民造福也



臣鑒錄卷十六

懲部第十一

讒謗 事實二十條  
格言九則

事實

周楚平王嬖讒人費無極譖子建又譖其傅伍奢殺之昭王  
 時令尹子常又用無極譖族卻宛殺伯州犁沈尹言於子  
 常曰無極讒人也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  
 聽明今又殺不辜以興謗禍及子矣令尹乃殺無極滅其  
 族



宋平公時伊戾爲太子痤傅而無寵楚聘晉過宋太子請  
享楚使公許之伊戾從至則軟用牲加書而告公曰太子  
將爲亂與楚客盟矣公曰我子也何求對曰欲速使視之  
信因太子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  
趙嬖臣郭開讒廉頗頗客死於楚後秦攻趙李牧禦之秦  
多與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殺之秦遂滅趙郭開  
懷其金歸秦爲客所殺

漢黽錯謀削六國爲社稷忠慮雖行之無漸然其初意則在  
安國也袁盎與錯有隙因屏左右奏言六國所惡者獨錯

耳誅錯兵必解天子信之遂朝服斬東市全家死焉盎尋  
爲梁王刺客所殺錯死外藩盎亦死外藩可以爲鑒矣  
漢武帝三十歲始得戾太子甚愛之及長嫌其才能不類  
已然以在儲日久又性恭遜故無易儲意屬上有疾使黃  
門衛融召太子融復命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  
上察其涕泣痕特上前強爲言笑乃誅融  
馬援嘗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答時松爲光武帝婿  
貴重意殊不平後帝使松監援軍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  
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援卒松遂構陷之以



為前所載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城西夫明如光武智如馬援君臣之間猶不能始終讒言真可畏哉其後松以有罪下獄死

三國諸葛誕殺樂綝有典農都尉數讒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卿坐舌死先令人以竹攙其舌然後殺之

南朝北齊祖珽為侍中斛律光甚惡之珽因光女為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善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因啓告光反遂滅其族齊旋以亡陳司馬申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為飛

書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善候人主顏色有忤已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寤時以為譖賢之報

唐權萬紀讒殺張蘊古妄劾房元齡王珪又說太宗以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投珠抵璧桓靈聚銀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邪後為齊王長史卒致支解許敬宗知武后怨長孫無忌伺其隙而陷之誣以謀反上不忍加刑敬宗曰漢文帝之舅薄昭止坐殺人猶使公卿



哭而殺之况無忌謀移社稷乎上遂殺之  
 軍容使楊元玠譖丞相楊收貶嶺外有傳其死者於時鄭  
 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楊相公請見愚驚駭以收  
 安得至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為軍容使楊元玠所譖不幸  
 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矣俄而楊元玠果暴疾死  
 後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日為  
 賈鐵嘴一日受詔修高祖實錄是非憑其臆斷好惡任其  
 愛憎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錠又以所撰口曆  
 示監修王峻皆媒孽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上之先

達者峻惡之謂同僚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闕無玷今  
 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使子孫何以自立乃於  
 太祖前言之致罹貶譴

宋王文正公旦與王欽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詩以示  
 二府文正袖歸語同列上詩有一字誤寫須進入否欽若  
 曰此亦無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厲聲責文正曰昨  
 朕詩中有一字誤處何不奏來文正以下皆再拜謝獨馬  
 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盛稱旦不辨真宰相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



說短長秘監胡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知制誥  
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  
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失酒爲少監辛參政非材謝病優  
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  
以附之文靖愀然不樂命小吏封置篋曰吾豈真有優於  
是者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  
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李士衡之父以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  
之而未有路會真宗論時文之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

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誥曰世有  
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蘇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業  
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  
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  
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  
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逮軾赴  
臺獄定等治之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  
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



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諾拾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王珪復舉軾詠槍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帝曰彼自詠槍耳何預朕事軾遂輕貶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李叔卿爲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僚嫉之有孫容者宣言於衆曰叔卿妻其妹吾視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語事遂傳播叔卿坐此抑鬱不得志遽至自殺其妹亦悲憤詣

府一哭遂自縊不數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斃於雷斧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容腸下朱書八字曰護已之短妄害善人

明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超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悞密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專召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爲面言未必不相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恐跣躄無地



陳良謨參楚藩時公安縣有白教諭會試入京其妻素好善有道姑造衙求布施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紵絲一丈繡幡甫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儒官與道姑來往爲累不小白妻遂信以爲夫之官自此休矣怏怏於心比教諭下第回取此紵裁衣却又剪動妻益不自安自縊死後巡撫林大輅會議賢否冊曰白教諭姦學吏妻其妻有言遂勒令縊死罪不容誅陳曰不審前言得之何等入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林乃幡然曰凡曰是矣是矣卽奮筆抹去其名下所註考語後白陞同

子助教陳轉官閩臬見林大輅於莆田林指鄰家曰此吳姓者向爲公安訓導誘白教諭者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故因君言頓悟渠後陞萍鄉教諭乃亦爲同僚所譖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謗人今被人謗天道好還不信然哉善聽言者當先察其所言之人

格言

顏茂猷曰讒之害於人大矣善讒者必巧心巧舌搯人眉睫摘人心事或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歉而挑之或抽所恨而聞之或中所護而發之或覩所私而拂之或攻所揚而磨



滅之微言隱窾令人自猜自怒入耳之人且以為愛已不知  
正受其譏嘲受其戲弄而我反為所用也讒人之人每以指  
摘背後語言托為傾吐腹心我處讒人人處亦定讒我所謂  
視權勢為趨避者也讒人之人必有讒甲於乙不行恐勢曲  
情露則讒乙於甲者又有憾此兩人則借此之口以罵彼因  
借彼之拳以毆此而兩成其隙已且居間號為調停者又有  
將欲讒之必故好之構情造景畧擠便墜者又有讒人之過  
以高我之功讒人之功以拚已之過者又有好嘲弄人得私  
語一二句即粧點以傳若疑其虛則一二語已實遂難辨白

者然則聽言如之何而可哉第一化愛憎根毀譽根善惡邪  
正閒時明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消盡以不聽為主則讒言  
自歇矣若彼讒人自有天道吾又何責焉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讎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  
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萋斐之成貝錦哆侈之成  
南箕奚怪其然哉

胡嘉棟曰書云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夫對面唯唯背後嘖嘖  
心口相違之人以事君則不忠以事親則不孝以交友則不  
信以臨下則不義世多此輩乃不自耻而方謂得計誠人貌



而獸心者矣何龍圖曰心口皆是純吉之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猶得而防之惟言稱堯舜心同桀紂情契金蘭恨深吳越誓設山海變在頃刻以此而陷同列誑庸愚賣親友世道大蠱端在此輩死而抽腸拔舌其又何說之辭哉

鄭瑄曰惡語害人慘於刀斧讒毀傷人甚於狼虎人本無罪而一人簧鼓群小吠聲使聽者熒惑不能辨其是非致令賢奸溷淆黜陟倒置此古今之通患君子所深戒也

攻隱慝造蜚謠舌底逞龍泉須防鬼瞰詆潛修揚中篝腹間藏蜂蠆自取數窮彼一語興戎曷如片言挾纊吾輩當渾然

精深勿能效仰天之唾也

主之不祥莫大於行僮僕之譖言奴之不祥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

教家要畧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是豈忠厚存心者哉至於閨門之事所繫尤重孔子謂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附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耻由是夫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紛骨肉殘夷者多矣可不戒哉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有好談閨門者吾曹當引避之况撫無影之事形於奏牘之間褻至尊辱士類小輩銛刃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况可褻裳蹈之哉

臣鑒錄卷十六

懲部第十二

奸險

事實十五條  
格言二則

事實

漢楊興常譽周堪堪帝傅也爲小人所構上問興欲得其助而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短之堪遂得貶

原北

北魏相州刺史李訢驕矜自恣受納人財物兵人訢之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獻文帝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有司諷訢以中旨有嫌李敷兄弟之意令

臣鑒錄

卷十六 懲部

奸險

一



臣等錄 卷十六  
一  
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從其言令趙郡范櫛具列  
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死以糾  
李敷兄弟故免未幾復爲太倉尚書用范櫛計令千里之  
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使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  
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後范櫛知文明太后  
忿訢希旨告訢外叛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  
之引櫛證訢訢曰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  
櫛曰公之德於櫛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櫛今  
敢不忍於公平訢遂見誅

唐武則天時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  
僚補闕杜肅懷肉以奏后召德謂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  
謝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伏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  
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  
己者必百計去之或陽啗以甘言而陰陷之無得脫者帝  
問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  
意甚厚可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因奏挺之老疾宜授  
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叱久之其巧覆如此時邊帥皆用名



臣功著者往往用爲宰相林甫欲杜其路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邊人能盡死於是諸道節度使盡用邊人久任專制祿山遂亂天下皆出林甫固位之謀也每夜坐偃月堂思所以排擠勝已誅逐貴臣帝寵日隆卒死於位而明年卽剖棺戮屍矣元和六年惠州一娼震死勝下書云李林甫毒害弄權帝命震死惡報不一纍纍在記籍中又羣談採餘云陸允誠割鷄請客而鷄背宛然李林甫三字驚而不食吁亂天下者冥報信難測哉李義甫貌極恭柔每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急少有

忤意輒中傷之人因號爲笑中刀言其柔而害物也後竟竄死

肅宗時李輔國專權劫遷上皇天子不能制帝疾大漸輔國遷張后於別殿并弑之立太子因自以爲功益橫甚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陽尊禮之未幾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投之廁中

德宗時令狐岷爲司封郎中因劉晏之力岷內德晏至分闕時以善闕奉晏以惡闕與楊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岷爲



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乃故相杜鴻漸門生杜公子  
封才弘文生况炎托咥咥曰得楊公手教方可炎不疑而  
與之咥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  
臣上因語炎炎具道所以帝怒曰此姦人也貶咥衡州別  
駕

丞相宋申錫初為宰相以致昇平為已任時鄭注交通內  
侍擅威柄意欲除注乃以密友王璠為京兆尹密令察注  
不法將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約既定璠反覆小人  
以注方為中貴所愛盡以謀告之注因報之宦官不旬日

偽作申錫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交結諸王圖不軌以  
衣物金寶珠玉為質且做其手疏織成罪案謫為開州司  
馬至任憤懣而卒明年始得歸葬京城太和元年冬王璠  
以罪腰斬於市同戮者數人皆同坎而埋張玉成曰宋公  
忠亮意在除奸而王璠小人賣友希進生被極刑死遭坎  
埋人非鬼責可不慎歟

五代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嘗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鏐  
使巫徐彥視鬼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為對鏐信而殺  
英時英父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冤死無不切齒適吳人



攻建州鱗發兵救之軍既發乃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鱗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得之齧食立盡初文傑爲鱗造檻車謂舊制無他苦於是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釘鉗皆內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卽爲鉗所刺其意必有所主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當之

宋謝絳知制誥輕黠利唇舌人罕測其心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草指諷爲四凶未幾出守南陽疾亟自噬舌嚙其血肉而卒

司馬光爲相悉改新法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

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京真奸人矣哉

章惇性好險劉安世抗疏論惇小人不可用及惇用事劉遂遠竄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隣高竇雷化說着便怕凡此八州劉歷其七雖盛暑畏途惇必令所屬監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險而行人皆謂公必死公則安然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時公貶所有一納粟者揣知惇意自求爲惇殺公惇卽日自選人擢爲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至距



公貶所纔二十里而止明日將有以處公左右皆懼無何  
夜半忽聞鐘鳴則判官若為物擊暴吐血而死矣

蔡京對客嬉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憎者亦加親厚無間  
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為政以慘毒聞殺人如刈  
草菅然婦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或置人死地時亦  
不異平日

寧宗封皇子竑為濟國公時竑好琴史彌遠買美女善琴  
者納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  
后專政史彌遠用事久權勢熏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

於凡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  
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真德秀時兼宮教諫  
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竑不聽彌遠乃日媒孽竑之失言於帝前遂廢  
竑而立貴誠

明陳某中萬曆乙未進士未遇時館於某家與主母通惟同  
館金某知之向囑勿泄及陳登第許金厚報金亦不望報  
也陳在任屢書邀金金至任所送居僧寺每有關說輒辭  
事小一日獲大盜數人陳語金曰可矣非三千金勿允又



日曆金  
卷一  
六  
囑曰此盜也去則難追銀須封貯金信之遂如約及赴鞫則陳變色加刑令供贓物所貯處坐金以窩頓之罪使者急歸報而金已斃於獄矣未幾陳出謁上官夜登舟聽鐵鏈聲甚衆陳惕然就寢夢攝至陰府遙見金某蓬垢流血與已對質主者切齒訶責命獄卒以刀刺其頸血噴丈餘而殞驚覺卽命廻舟歸衙至儀門見金某蓬垢以待隨之入陳頸隨踵漸大如斗醫云必須用刀開之及刀下血噴丈餘而死一如所夢

格言

四凶五鬼惡名萬古卽如莽操之奸術能籠罩一世力能傾覆家邦而或不能保首領或不能庇子孫則險心亦何益哉蓋不產此輩不成濁惡世界不誅此輩不顯業果報應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纖嗇此非真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耳又於仕進頗澹而子女財帛不勝其戀愛此亦非真澹者以爲聲望耳若夫貌和而心狠行穢而言清藏裂皆於嬉笑伏戈甲於尊髯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讐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其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并盜賢聲此輩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臣鑒錄卷十六  
 懲部第十三  
 權寵事實九條  
格言四則  
 事實

周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偽言於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於是得專齊權

漢武帝親幸主父偃一歲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

臣鑒錄卷十六

懲部第十三

權寵

事實九條  
格言四則

事實

周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偽言於王曰五官之計

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於是

得專齊權

漢武帝親幸主父偃一歲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

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



烹耳後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相齊發王奸亂事劫王白  
盡上族誅之夫權寵者禍敗之門也驕橫者喪亡之藥也  
主父偃與嚴安徐樂同一上書求用嚴徐無甚超顯乃得  
令終主父獨擅權寵竟遭族滅此可爲知得而不知喪者  
之戒

南北朝

石虎時尚書張離家富事佛佛圖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  
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  
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邪離等後並被  
戮滅

杜荀鶴未顯時遇一僧戒之曰汝必得君若逞志作威則  
必死矣及梁祖開國荀鶴乃怙寵肆暴且謀殺素不說者  
事未及行忽夢一神叱曰汝豈忘神僧之言乎帝將罪汝  
未幾果卒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  
政以賄成有徐浩者甚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卽引爲  
吏部侍郎又請百官論事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指  
其姦卽誣貶之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一門帖餘無一  
言丈人不說試謁判官聞有元載書卽大驚白節度使以



箱受書贈絹千匹其威權如此時有捷爲崔太守以啓并  
真人函爲冥府所召其冥官卽故相呂諲也與崔友善謂  
曰子識元三乎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  
悲夫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嘆於是  
命吏送崔君歸遂寤凡卒三日矣時元載方柄國政廉使  
崔寧者與載善饋遺甚多崔守竊以語之寧懼連坐因命  
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往來札悉焚之後月  
餘籍沒載家賜自盡妻子皆伏誅後遣使發載祖父墓斲  
棺并屍禍極慘焉

王叔文秉權時御史竇羣謁之因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  
文問故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遠  
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  
如公者乎

**宋**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王抃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  
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  
言二人招權納賄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  
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  
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



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光宗病不能執喪趙汝愚請太子即位韓侂胄預謀遂干政數詣都堂議事左丞相留正抑之遂間之於帝以內批出之又以內批進言官謝深甫等言路皆屬其黨黃度將上書論之遂以御筆出度知平江府許及之為吏部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知樞密院事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自固者遂銳意興師中外畏懼史彌遠圖之翼日侂胄入朝以

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殺之籍其家多乘輿服飾蓋僭紊極矣

寧宗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此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格言

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政權益重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黨親皆在朝廷夫以人臣擅廢立天下咸側目視光矣



霍氏之禍不待驂乘而始起也使光於宣帝謙讓不受政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安有覆宗之禍哉

梁冀兄弟專政皇甫規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專恣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塘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不能用卒破誅戮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何晏鄧颺方用事管輅與之論易曰位峻者顛權豪者亡能為謙之哀多益寡壯之非禮不履然後可享有多福晏等不能用卒為司馬懿所殺



漢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後元帝以石顯譖疑堪猛豐復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免為庶人魏侍中劉曄為魏主所親信時魏欲伐蜀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楊暨責之曄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

臣鑒錄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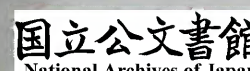
懲部第十四

邪佞 事實二十七條 格言三則

事實

漢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後元帝以石顯譖疑堪猛豐復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免為庶人

魏侍中劉曄為魏主所親信時魏欲伐蜀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楊暨責之曄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





大魚而已乎或謂魏主曰曄善伺上意陛下試反意而問曄當與聖意合也魏主驗之果得其情曄竟以憂死

南

宋主順皇禪位於齊王蕭道成司空褚淵等奉璽綬勸進隨以淵為司徒賀者滿座從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彼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隋孔範會稽山陰人陳後主卽位與江總等並為狎客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範因驕矜

自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濟江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嗟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名為四罪人流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煬帝時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百官皆稱賀詔以德儒誠心真會肇見嘉祥賜爵



朝散大夫後爲西河郡丞太宗拔其城執至軍門數之曰  
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位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  
耳遂斬之民大悅

王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以郡  
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奉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  
是益昵之性多矯詐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  
帝於鴈門關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  
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後還  
江都自執盃酒以賜之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

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視  
諸女資度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  
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  
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謀僭逆爲唐所擒至  
長安讐家殺之

虞世基以煬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匿不以  
聞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世基曰小竊雖  
多不足爲慮後隋亡世基亦被誅戮

唐太宗嘗指一樹曰此樹花佳宇文士及從而讚之太宗正



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果然士及叩頭慙謝

高宗欲廢王后召羣臣於內殿褚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旣受顧託當以死爭之李世勣稱疾不入遂良叩頭極諫且曰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上怒令引出韓瑗因問奏事泣涕極言以如已褒姒爲比至恐宗廟不血食上不納二人皆遠竄他日世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執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命世勣冊立武氏後武氏輩唐世勣

子敬業起兵致討敗績族誅按勣之立武氏欲迎上意長享富貴也乃竟以武氏鋤其宗乎使勣推遂良爲鋒而已收其利則上意可回妖運可挽然已非純忠矣况人捨死而爭之我播舌而鼓之哉敬業之敗有天道焉

許敬宗諂事武后以太宗先所定氏族誌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爲第一等

郭霸應革命舉見武后曰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上大悅人呼爲郭四其又御史大夫魏元忠病霸請嘗其糞元忠不許竟嘗之曰其味苦病卽



愈元忠以其佞大惡之嘗推刺史索思微獄索不勝播拷而死俄屢見思微霸恐懼遂自刎而卒  
李德裕及王涯作相文宗意向李訓欲用之德裕極言不可帝顧問王涯何如涯始聞帝向李訓草疏極爭疏未上既覘帝意堅又與德裕忤惡其權盛遂漫應曰可德裕驚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大不懌德裕坐罷而李訓爲學士以至當國密與上謀誅宦官涯不知也至甘露事敗詞連及宰相王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與訓等共謀大逆並族誅

五代郭崇韜既居顯位自以功高心懷反側於是白帝欲立劉后意在自固其後殺崇韜者乃劉后也

宋程師孟嘗請於王安石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幸與公同時願得公墓誌庶傳不朽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請如椽俟死而刻之耳安石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張安國者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王安石當國郭祥正知武崗縣實封附遞奏書乞以天下



之計專聽王安石處畫凡議論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辭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安石曰臣頃在江東嘗識之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闖押而薄於行不知何人引薦而聖聰聞知也上出其章示之安石恥爲小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是時祥正方從章惇辟以軍功遷殿中丞及聞安石上前之語遂以本官致仕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草制曰惠卿斗筲之材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歛爲

仁義以法律爲詩書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行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憲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綰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人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按鄧綰舉進士大魁乃甘笑罵而博一官厥子洵武遂以父之諂安石者諂二蔡而開天下之禍源論者以綰爲安石之犬則洵武真犬子也



鄧洵武爲給事兼侍講洵武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韓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者乃作愛莫能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旁行七重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曰元豐助紹述者惟溫益一人右曰元祐舉朝百執事咸在焉帝以圖示溫益益欣然請相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

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奉官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歸薦之由是帝屬意用京

蔡京獻大食國琉璃酒於太子桓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我志邪命碎之

蔡攸嘗言於帝曰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可徒自勞苦帝深納之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倣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



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焉  
汪彥章投李綱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顛倒之時凜氣橫  
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  
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綱謫  
辭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堯欺世盜名孔子先誅  
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  
時群小之宗李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且與前啓又何  
反也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  
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

梁成大爲監察御史時真德秀魏了翁坐罷職成大貽書  
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  
論

梁成大天資暴險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事猶鄙其爲  
人謂客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後以罪廢

元祐名卿朱紱紹聖初不幸坐黨綱崇寧間亦有朱紱者  
初登第欲希進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  
以爲疑遂易名諤明嘉靖中浙人徐學詩劾嚴嵩去職蘇  
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爲謨遂登顯要何前後之一



轍也

趙師弄為工部侍郎諂附韓侂胄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弄獨獻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慚沮侂胄愛妾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又十人四人得北珠冠四枚而十人亦欲得北珠冠師弄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弄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弄也侂胄大笑

明嘉靖中凡小璫謁宰相夏言夏輕之及詣嚴嵩嵩必延坐

歛之嘗持金置其袖以是皆惡夏而喜嵩宮中事必密報焉

格言

成帝時王氏擅權四月雨雪詔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谷永知大將軍鳳方見柄用陰欲自托乃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杜欽亦倣此意上以永為光祿大夫後吏民多上書言災變王氏專政所致帝雅敬信安昌侯張禹親至禹第辟左右示以吏民所上書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乃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宜勿信用上由是不疑王氏槐里



令朱雲上書請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一人頭後王莽  
擅權孔光等諂佞成風上書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人遂移  
漢祚史謂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數子皆  
通今學古而悞國如此罪可贖乎

開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  
大笑鄙其爲人趙履溫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殺  
僂人割一變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  
生雀數頭面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  
自而來遂不復接遇竇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謂

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彼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  
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

宋邵衰然希當時權佞之意奏聞朝廷以程朱理學爲僞學  
請旨禁革有詔凡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之上自註  
不是僞學之人方准考選其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亦令  
自書不是僞學四字方准與試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  
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  
校士論壯之夫小人營幹多從權邪着力是以進取之時凡  
可以用其機詐者無所不爲豈知始進以正尚且以不正繼







